



觉中得到了心灵的净化与灵魂的洗礼，这不失为一种“聊胜于无”的灾难教育样本。

作为一门面向未来的语文课程实践，除了立足教材、用好教材、整合教材中零散的灾难教育文本之外，我们也应从电影作品、课外文本等途径中取材，进行拓展。

从电影中取材，与学生共同感受灾难中的人性唤醒，所引发的生命思考是深层的。比如观看《唐山大地震》这部电影，观看前，可以引导学生借助网络资源，先了解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.8秒的这场里氏7.8级、位列20世纪世界地震史死亡人数第二的大地震的基本过程，其惨烈的场面令人震惊，这灭顶之灾令人恐惧，其产生的损失无比惨重——除了可计算的、还有大量无法估算的，既有物质财产的损失，又有生命的剥夺、精神的深重创伤。如果说大自然的巨大灾难总是以更大的历史进步作为补偿的，那就是唐山人在战胜灾难、重建家园中所表现出来的刚毅生命力与抗震精神，以及在认识地球、防震防灾中所提供的经验样本。痛定思痛，面对这样的灾难教育文本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提高应对灾难的技能，尽量降低灾难对生命的危害，这是人之为人所必须具备的人文情怀与反思精神。

观影中，由于学生已有了前期的了解作铺垫，就能对其中的细节有更深刻的理解，就能在“文字资料”与“影视画面”的相互“补白”中升华认识。观影后还可进行交流与分享，作进一步的深化与延伸。通过观影，我们了解了唐山热爱生命、顽强不息的精神品质，我们感动于个体生命在废墟中的倔强生命力，这灾难“无意间”成了

生命教育的范本。王开东在他的《中学语文电影课》一书中说：“创伤医治了创伤，痛苦医治了痛苦，惨痛医治了惨痛。”在灾难教育的过程中，反思力的锻造时时都在进行，而学生的生存能力也可以在不断的反思中得以提升。

电影中关于灾难题材的优秀作品还有很多，而灾难教育的课外文本则更多，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人类文明的瑰宝，值得反复揣读，从中汲取“生的力量”。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·格拉斯在《奥斯威辛集中营》中说到，要想给和平时时代在“游戏、课业、高消费”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解说奥斯威辛是不太容易的，也容易“引起误解”，因为人们对于历史总是“保持沉默”，信息传播总是不对等，甚至错位、扭曲，而在和平中长大的年轻“宠儿”却“厌倦历史”。作者作为一位父亲，深感向孩子们进行灾难与历史的教育，是一件困难却迫在眉睫的事。奥斯威辛是纳粹德国时期建立的劳动营和灭绝营之一，素有“死亡工厂”之称，对于它的历史审视是要时时进行的，“理解历史上的奥斯威辛，认识现代的奥斯威辛，警惕未来的奥斯威辛。奥斯威辛并没有在我们身后结束”，这是我们面对反人类、反文明的“人造灾难”所必须具备的“历史视角与生命立场”。

面对灾难，当我们突破内、外的层层枷锁之后，确乎可以在废墟上焕发生命的创造力，并创生出新的文明。这是一种希望，人因希望而活着，即便微弱，也充满了生之力。朋霍费尔在《狱中书简》中写到：“不论某种力量和幻想是多么强烈，一种确实可靠的希望的作用，都要无可比拟地强大得多，那

些拥有这种希望的人的生命，是不可战胜的。”面对纳粹的死亡威胁，他通过书信、诗歌、杂感断简的方式与灵魂对话，寻找自由，超越自我与时代的局限，留下了这些不朽之作。我们始终相信，学生可以在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汲取生命的能量，不断焕发出其应有的创造力。

在人类文明的历程中，既有天灾人祸的形体考验，又有生老病死的身心折磨，这一切似乎令人逃无可逃。但其实人类在面对各种灾难时所表现出来的生命“伟力”，就是自我救赎与拯救他人的诺亚方舟——抗压力是生存的本能，不可丢弃；接纳力是主客体之间的桥梁，联通内外；反思力是文明的航标，不可迷失；创造力是生命的源泉，要多养护。活在当下，向死而生，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，也是对疫情这三年特殊时期生活的一种慰藉与警觉。

（作者单位：广东普宁市梅塘镇梅峰初级中学）

实习编辑 成盼
责任编辑 李淳



师道

二〇二二年第十期

